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何亚平

(广州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1)

摘要:现代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强制性等特点,从而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照搬这一理论主张限制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合适,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产业市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现代大众文化;商品化;标准化;强制性

中图分类号: B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803(2002)01-0069-03

毫无疑问,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现代社会时,大众文化时代已悄悄降临到我们身边。如果说20世纪初,大众文化只存在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话,那么现在则已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放眼看看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到处都充斥着畅销小说、热门影视、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卡拉OK、广告艺术等消费性文化,它扑面而来,人们还来不及作出恰当的反应,就已占据了大部分的文化阵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终究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发展着。对这种文化现象怎么看,以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对待之,已成为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这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论述值得借鉴。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判和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指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广告艺术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为避免人们把“大众文化”误解为一种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或者通俗艺术的一种当代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

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则使用“文化工业”一词替代“大众文化”,所谓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即现代大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文化工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巨大机器上的一个标本”,“在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P13)}文化工业即“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根本内涵究竟是什么,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作了系统的分析。

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商品化。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大众文化抨击最甚的也是这一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使文化成为商品,其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而排除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阿多尔诺坚持认为,“文化工业产品”并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生产出来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遍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而以自己

收稿日期:2001-12-17

作者简介:何亚平(1973~),女,湖南汨罗人,广州大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1](P48)}

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标准化、齐一化。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一律。他们认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仅仅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从而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1](P23)}这就使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的倾向。阿多尔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因此，不但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被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也被瓦解了。

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强制性，即文化产品在即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的同时，对接受者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东西，于是就有了强迫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现代社会正是通过不计其数的生产大众文化产品的机构，把因袭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履行着操纵意识的职能。“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无疑，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当今大众文化日益泛滥的中国有着警示作用。君不见，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由于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市场的游戏规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都需要关注市场的供求，服从市场变化的法则，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商品的本质就使得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与消费社会同一的，大众文化在文化商品化而割平文化的深度的同时，它的惟利是图的特性经常抹煞了文化的标准，从而导致大众文化中明显的反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是他律的，这种文化的生产受到外在因素的控制，或者说它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制作的活动。市场的需要是它的唯一准则，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标准。而且它也从不创造标准，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创造性可言，因而，这种文化必然是标准化的和程式化的。现代大众文化的这种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

的，久而久之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个体。我们知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它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使用价值。它在受制于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具有传播知识、启迪道德、提高审美等功能。如果有的文化生产者一味地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力和价值取向，只注重文化产品的消遣娱乐功能，忽视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和特质，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的盛行，导致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出现令人不容忽视的低俗化及非理性倾向。《还珠格格》的风行及在一段时间里对小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以媚俗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是没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所以，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可以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在这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文化商品化、市场化既有对文化发展不利、即带来负面效应的一面；也有益于和促进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提供广阔空间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未免夸大了其负面影响。因此，这就使得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富有贵族气息，将19世纪的艺术典型理想化，迷恋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因而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领域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艺术家，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断的突破和创新，为丰富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象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源于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社会的观察，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移植到中国，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作出本土化的批评。诚然，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言，文化的商品化、模式化、标准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利益、效率等商业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文化领域。这种现象不独为中国所特有，它几乎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全球性普遍症状。可以断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

大众文化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全社会的普及化和民主化的结果，是世俗化的时代不断扩展的私人空间的填充物，是社会文化整体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大众没有较

高的文化能力，社会对文化的控制没有放松，大众文化不可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填充，私人生活区域中的文化需求将不能满足，在社会中就有可能出现更贫瘠的文化荒漠。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美国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从艺术史的角度阐述了大众艺术是民主与科学的产物，“从两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流行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它为各个阶层千千万万的民众提供了相同的艺术性娱乐。它以非常大的规模生产出统一的艺术品，大众是社会民主的产物，大量的生产是新的机械化制造的结果，而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方法有可能实现。自19世纪以来，艺术和文化民主化一直进行着。”^[12](P320-321)]

大众文化在当前中国无可争辩地充当了主流文化的角色，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里，有热衷于卡拉OK、影视明星、畅销小说的大众群落，也有一部分人对经典艺术、人文精神、学术著作情有独钟。并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是绝对的老死不相往来，它们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许多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的活力，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清末王禁生撰写

《梨园佳话》谈到京戏时，称“二十四史忽化作声能语，自声入而心通”，已经揭示出这样一种互动关系。精英文化里有苍蝇，大众文化里也有黄金。大众文化可能在商业价值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超越性意义。比如好莱坞的商业巨片《辛德勒名单》，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面在创作技巧的背后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观。因此，对于当前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各种商业文化现象，我们需要作细致的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以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比如暴力、凶残、犯罪、黄、赌、毒和迷信等，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地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广大城乡，这样的形势之下，政府应在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建立起专门有效的管理监督部门，实施一定的市场干预，驱除这些精神垃圾和文化毒品。对于能够完全产业化的文化生产，如音乐、音像业、戏剧演出业等，这类文化生产应以市场为中介，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在现阶段还难以实现产业化的文化，如以知识、审美为取向的严肃的高雅的艺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政府应加以资助和扶持。最后，文化的生产者应对大众文化进行人文提升，生产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产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审稿 李世臣]

参考文献：

- [1]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启蒙辩证法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2] 阿诺德·豪塞尔. 艺术史的哲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 Mass Cultur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e Yaping

(Law College, Guangzhou Univ., Guangzhou 510091, China)

Abstract: Modern Mass Culture or Culture Industry Theory is one of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The features of Modern Mass Culture are commodity, standardization, compulsion etc. Thus it becomes "society concrete" to consolidate stability system. It's unseemliness to copy this theory to restrict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e in China. Because in China the problem in need of solving is to establish a healthiness industry market.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Modern Mass Culture; commodity; standardization; compulsion